



渐变色丝绸西装套装
Each Other

艺术家 张子飘： 我不只是个艺二代

摄影：赵骅 ZHAO HUA 造型：金继平 CHARLIE CHIN、孙震雨 SUNTAL SUN 撰文：李靖越 GERALD LI、朱凡 JUVAN ZHU

我有一个艺术家的父亲。父亲是个工作狂，几乎24小时都在绘画，同时也十分珍惜绘画的时间，很少见他因别的事情而耽误了画画。这其实让小时候的我不能理解。

我的绘画动力既不来自于家庭的影响，也不来自于所谓的“对艺术的崇高热爱”。

高中时代，我每天的学习内容就是画石膏，临摹范本。我不愿意听老师的，而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，因此遭到老师和同学的孤立。这样的情形曾一度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继续画画。父亲给了我陪伴，来自他的鼓励和信任支撑我走过那段灰暗的时光。我逐渐变得强大，学会不在意别人的看法，自己琢磨，凭着感觉走。后来选择去美国学艺术。

我是一个很爱画很多颜色的人。但最近，我会无意识地买很多红色、深红色、玫瑰红的颜料。我在画人体、内脏、躯干等意象，用的也是纯度更高的肉色、红色和紫色。我从一本书上看到一个观点，说红色能判断一个人的抑郁程度，我觉得是红色找到了我。我一直喜欢纯度高的颜色，不喜欢莫兰迪那样的灰色，或者说所谓的“高级灰”。二十多岁为什么要喜欢高级灰？可能有的艺术家生活很苦，所以画面很灰暗，但是我的生活高兴得不行了，怎么可能画那些呢？跟我不搭界。与其装，不如做自己。

做自己其实并不容易。所以艺术家是唯一适合我的职业。我很难跟一个团队长时间的工作，喜欢我的人特喜欢我，讨厌我的人特讨厌我。做艺术家，简单，画画就行，不用面对那么多人。

我在北京的工作室不大，只有十几平米，房间里有个帘子，拉上帘子就避免了不必要的泛泛讨论和交流。在创作时，我会关注网络、电视、艺术事件以及生活本身，抓住那些灵光闪现的一瞬间图景，描绘下来。画就是一个四方的格子，限定已经很多了，想在上面玩出花挺难的。我喜欢在自己的画里加入“尴尬”。让观众看到这幅画时，提出问题，而不是看到结果。如果太顺眼，我会觉得这与一幅直家的装饰画无异。

不在画室的时间，我会叽叽喳喳地跟外面遇到的所有人聊天，真的是因为在画画的时候被憋坏了。大多数时候，我只往返工作室和家之间，基本不跟人讲话，而那是极度孤独的。所有人都是孤独的。因为社交网络的关系，大家感觉彼此都很近，但其实都很远，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。当你想找谁的时候，会觉得会打扰对方，所以大家越走越远。

从当下的我来说，没有不幸福，但也有一些不舒服。我很喜欢处于这种不舒服的区域，舒服意味着无趣，我希望永远不满足。如果我不能持续创作出更好的作品，我无法对自己满意。自律这件事，非常重要。不能等到外部压力来了，再去奋斗，那肯定为时已晚。

我不想焦虑“焦虑”本身。我总是能忘记让我不开心的事情，活得挺自我的。如果过去的我让你不开心，那你就自己记住吧。昨天的焦虑，我今天已经忘了。如果明天接着焦虑，那是明天的事情，我也无所谓了。

“
从当下的我来说，没有不幸福，但也有一些不舒服。我很喜欢处于这种不舒服的区域，舒服意味着无趣，我希望永远不满足。如果我不能持续创作出更好的作品，我无法对自己满意。自律这件事，非常重要。”